尚書釋天

尚書釋天卷五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胤征

惟時羲和二節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于房也

唐書曆志一行日度議太康十二年戊子歲按積年甲子作甲辰冬至日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吳貢金曰正義或以房爲房星下云

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星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壓錯不得以表日蝕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今此前刪其九月會于大火一層則不見立說之意中刪其集是上舍之處一層則知不然者句竟未申明末則其不見及舉目二句則結處慎疑疑字又苦無着落甚哉晴人之破碎文義若此也

近代善壓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守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按日月交食乃一定之數凡有推當食而乃不食者皆壓術之疎也○吳貢金曰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若當食必食則可豫避其日矣何乃與火喪雨並列爲不可知之數乎晉書禮志所引漢劉邵之說最爲精確

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

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謬何獨疑於房星哉

御製曆象考成太陰及於黃白之交因生薄蝕故名交會然白道出入黃道南北太陰每月必兩次過交而或會或否何也月追及於日而無距度為朔距日一百八十度為望此皆為東西同經其入交也正當黃道而無緯度是為南北同緯雖入交而非朔望則同緯而不同經當朔望而不入交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有食也蓋合朔時月在日與地之間人目仰觀與日月一線參直則月掩蔽日光即為日食望時地在日與月之間亦一線參直地蔽日光而生闇影其體尖圓

是爲闇虚月入其中則爲月食也○合朔時月在地與日之間人在地居甲者見月全掩日居乙者見月掩日之半居丙者但見日月兩周相切而不相掩故日食隨地不同乃月蔽人目不見日光而日體初無異也如地在日月之間日大地小地向日之面爲晝背日之面則生尖影人在影中不見日光爲夜望時月入影中而不能借日光全爲晦晲故月食爲普天同視也

李氏光地曆象本要推步日蝕爲曆法至要而至難即

立法精微布算巧密而所推與所測往往不符葢有東西差能變經度而交食之時刻遂有早晚南北差能變緯度而交食之分秒遂有淺深此兩差以高卑差為本凡自地心指其實度之高及地面觀之必在實度之下其差降高為卑而象勾股之有弦然後東西差與黃道平行而為之勾從黃極出經線遇勾弦以限南北差而為之股極南則弦與股合而無東西差極東極西則弦與勾合而無南北差也○地心地面之說古未有也新法謂地體正圓而居大圓之中則地心即天心也凡曆家測驗自地平圈起初度升至九十度而為天頂者皆正與地心相應而人所居則在地面穹窿而據地心之

上徒以體圓勢順目所環觀得覩大輿之半因以謂之地平若用以直天度則惟恒星天距地絕遠視地甚小可無推心面之差若日天則居七政之中月天則距地最近去日猶遠是以心面之間高下生焉高下之間南北東西異焉蓋有推得地心日食而地面不食者亦有地心未應食而地面旁睨反見食者於是東西之差則有時刻之早晚南北之差則有分數之淺深人但知里差之法爲加時分秒之由不知同一分域而地心地面原有兩差爲差之根也○地心之所見惟一而地面之所見隨處不同故日食三差生於地圓而九服見蝕生于三差也假令人居地心則東西南北之差無從可立而萬形一視矣故三差皆地面所生而遂有

九服之各異北齊張子信謂日食有入氣差至唐長慶中宣明曆遂有氣刻時三差之法歷代因之郭守敬正其名曰東西差即刻差也南北差即氣差也今則以地圓之理著其所以然者

百二按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凡事以罕見爲異也月之食限廣故其食也頻日之食限少故其食也罕日月正當交點則食既若距交前後兩道容通不能容兩半徑之濶者皆爲食限則隨其距交點之遠近而爲食分之淺深何也以闇虛全徑大月之全徑小也又闇虛之侵月貼月之體故月食加時之異即爲里差而無高下南北東西之差也月去人近而距日遠日下月上其間空隙處正多故日

食地偏西見食早偏東見食遲此方見食彼方不見食此方見食多彼方見食少固隨步換形即就一方而論則午前見食早午後見食遲交近二至有南北之差交近二分有東西之差又南北差近午則多近夘酉則少東西差近夘酉則多近正午則少一歲之中有隨氣之加減一日之中有隨時之加減是以有雖入食限而仍不食者所謂惟德動天當食不食或屬諛辭然究屬變常聖人無往不敬而於日月之變尤加修省焉其即迅雷風烈必變之意乎吳貢金曰唐志云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亶哉斯言觀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及十三年十二月丙戌朔皆當蝕不蝕日知錄崇正之世十七年八蝕與漢成畧

同皆不當蝕而蝕爲吁天之精民如燎
如荒德動天而祥見告動若影隨矣

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唐書曆志一行日度議新法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劉炫以五子之歌仲康是其一肇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劌以爲仲康元年者非也

何焯曰辰弗集房大衍作
仲康即位五年癸巳九月
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見
元史曆志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或言古文尚書
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質之武進
揚遁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曆皆合錄于左方

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
癸巳建戌月辰弗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
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七
七五冬至暌周九日六七四七九四二四五周餘
十八日七九八六一二空七七一一一天正十一月朔
卯負五十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八九交十三日二

八七空六六五九七八九　九月朔臘庚四十六日一

八二一空一二八五五九　入蝕限交泛二十六日四

七空七七六七八二五九

在陰壓交前九度半強

百二按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本竹書紀年之文也一行議所述積年距算並不與竹書紀年合乃云以新法手推得之詎足信乎（一行曆議錯綜紛亂不可窮詰予嘗有歲星議條辨一篇觀彼自知一行之說全不足信矣）若授時積年立成則仲康三年為黃帝後第十甲子五年為丙寅帝相十九年方為癸巳（至元辛巳距仲康丙寅三千四百三十五年）乃元史曆志亦附和竹書太衍以仲康五年為癸巳其所謂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者與竹書不符（國臣徐氏依竹書作辨章紀年表至元辛巳上距仲康癸巳三千二百二十八年矣）與立成距帝相十九年

癸巳正合矛盾顯然矣毘陵楊氏所謂距戊辰元三千七百五十五算者即就元史之三千四百零八算加入崇正戊辰距至元辛巳之積年也授時之失古今曆考及交食曆指已辨之楊氏但依術推步而竟不辨歲名與積年之舛錯焉豈別有說與至徐圓臣自定長曆專從竹書及推仲康日食又增多年數直欺人以自欺耳

李氏天經古今交食考唐大衍曆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元授時亦稱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依此得太陰尚距交前約九度新法亦推得九度二十三

分然皆中會時平行若視會時實行則交常度爲五宫一十八度一十七分因得實距一度餘在陰歴本食距加減時限即黄平象限東甚遠必得時差多氣差反少因氣差止一十六分爲定距分所減餘視距四十四分乃并日月兩半徑得三十一分三十三秒以較視距分尚不及則月不能掩日而癸巳年九月庚戌朔絶無食又以歴年考之仲康五年無癸巳乃丙寅也癸巳去丙寅後二十七年就使九月朔日有食亦非書所載之食况本不食乎新法推得仲康時僅四年與五年正交與秋分近兩曜已入食限其餘年交距秋分遠雖兩曜會合入食限内應食者有之不在季秋月朔與書所載無與惟四

年乙丑九月壬辰朔太陽躔壽星一十度三十分寔交周一十一宮二十七度二十分得太陰寔距黃道南一十七分二十秒即入食限與秋分近但加氣差五十分三十餘秒較兩半徑并距度太大必不食況此乃定朔之距度而定朔在酉正一刻外（依今加減表算）日入已二刻矣若視會必須加時即二曜絕無距視因得食甚尚在酉正後六刻餘并無帶食試西去四刻或少加時（不依今表加減）存定朔於地平上且依北極出地一十八度算（雲南交趾等處）（因與二曜益近故）其定朔則在酉初一刻得視會與日入不甚遠應見帶食第氣差爲三十八分以加寔距總得四十六分與二曜半徑并相較亦無食葢由氣差加以寔距

使太陰偏南不能掩日非特加減時故也若五年丙寅季秋月丙戌朔太陽平行躔壽星初度五十一分與書所載之房宿合寔交周爲初宮五度二十四分查表得寔距北二十八分而以氣差一十三分相減餘十五分爲二曜半徑并所減餘一十六分三十八秒推得見食五分三十五秒但依古安邑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用今加減表算定朔應在次日丁亥太陽出之前時差應減因得食甚不可見試衆去一二時必能見食何也蓋太陰寔距北得氣差使之掩日九州內有處可見如以二十八分查太陰視差表中行得上横行高度應六十三度餘二十七度爲二曜距天頂度因以太陽寔躔查

黃道九十度表所得側對二十七度者乃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即全見食地也因設二曜在正九十度上絕無時差而氣差全變為高下差即所減去前二十八分故距此南北內外亦應見食惟分數多寡不一耳設東來一二時依北極出地二十五度算得氣差二分四十五秒為定距所減餘二十五分四十秒即視距分與二曜半徑并相較餘六分應推見食二分論定朔此時二曜高尚有一十七度在辰初二刻日出卯前約二分雖時差復有所減能使視會在卯前不見食甚然可多見帶食至復圓而朦氣差亦畧補地平半徑差使日月可早出總之論中土之西不能見食非太陰不甚掩太陽乃時差無從得算蓋時差必先求定朔定朔即依加

臧所得而加減復歸太陽本圈心去離地心故但二心相距古今不等即加減亦異新法爲求均度止立二百恒年表者亦以見此後數未免畧變至求所變幾何止可及中古未能及上古乃書僅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此外不紀食于何時測於何方見食若干分倘因之退求二心之距依法立表自可得其食之必然況與年月宿度俱符者乎再帝堯時大槩春在昴秋在房仲康去堯未遠俱依此爲定故得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其寔房漸移東是日尚居氐末度非真至于房也或因不準得時刻誤以他年且晦朔不明反謂太陰距遠不能掩日之光亦滋惑矣

百二按王曉菴以其本法推仲康諸年直謂未有確據邢士登以大統法推六年丁卯九月辛巳朔入食限亦未見其必食也及閻百詩以授時時憲推四年乙丑九月壬辰朔食在氐末度氐房相去一間無足爲異乃交食考以爲是年雖入食限寔不食且合在尾度矣房與尾差三宿閻氏之說亦未足爲憑五年丙寅九月朔食在壽星初度與房宿合矣西法穴堯時宫分以房一度入壽星又自帝堯甲子已百八十年當減去歲差兩度故或以爲在氐宿末度也而安邑又不見食李氏云兩心之差者以歲寔或有強弱致視差不能入算憑謂此猶其次者也惟是三代紀年說者謂爲劉氏所亂後漢書志尚書令陳忠曰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

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乃三統紀年多於竹書而帝王世紀等書復多於三統則知增年之謬寧持劉氏乎蓋曆家立法固皆以近測爲根仍必遠證之經傳而當時書籍未廣三代世祚修短既無若春秋經聖人手定昭然爲天下共觀者遂不難一手偉世人之目損益遷就以合於新法爲故自近日曆元逆推前古氣朔交食無不可得但其所值爲何王之世則難言矣朱子嘗云中間年代不清共和之後方可紀誠慎疑也即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之癸巳果爲仲康爲帝相亦無的據特授時積年甲子既以值帝相又復以爲仲康則不可耳

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禮異也

正義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百二按正月正陽之月也於夏爲四月於周爲六月既爲六月平子何必云爾或曰姜岌及大衍授時推是月不入食限經傳恐有悞然如此則太史云當夏四月是爲孟夏一語又爲贅設葢平子直以正月爲

周四月也疏云謨以歲首之月為正月非須知總屬飾說明是不欲用幣故矯誣以壓衆所謂其餘則否亦一時權辭照子所以知其有異志寧得遂謂周禮異於夏禮乎蓋古占法日食在分至者不為災昭二十二年七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在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益占家別自有說若論曆理則不然故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太史所云分至正兼二分二至而言孟夏則過春分而未及乎夏至也季秋則過秋分而未及乎冬至也若云周禮伐鼓用幣惟在正月則夏書

何涉而引之乎莊公三十年九月夏之七月庚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又其明証經所以書者因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天災用牲爲非禮非謂不當鼓也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辰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益用牲而鼓于社已爲非禮況日食在正月之朔尤災之大者故特言之非以餘月不當伐鼓用幣也

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尚義和罔聞知是罔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孔氏安國傳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曆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林氏之奇尚書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誓師勑戒史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羲和而言也

欽定傳說彚纂朱子曰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警衆之詞非言昏迷天象之人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蓋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爲不合然殺殺無赦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其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槩之似太重若以此屬之下節爲以儆有衆發端則于兵家紀律之嚴似有嫌于過也

附録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

之月爲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於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詞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旹言此

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僞作古文者畧知歷法當仲康卽位之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典禮也或又有曲爲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卽以上文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

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邦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
月同為建寅同徇以木鐸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
○仲康在位十三年中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曆憲二
歷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
三十六年中積一百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空
二六空八冬至四十空日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
九二一八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轉五日
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
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空五七入食限經朔二十八日五
五空二空九入縮曆一百零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
二度三五二五入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空九遲二度

空空三加差四刻八四空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
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
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
萬六千零六日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空七空
八空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
二六六一入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朔二十日
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
入食限經朔二十三日三空六九三八入盈壓一百七十
二日七二五空九六盈差初度四六四六入轉二十六
日八四二七九六遲差初度九空四七加差一十一刻
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空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

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按辰不集於房左傳杜註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絶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僞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蓋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掩食于房宿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胤征篇者知出仲康

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閏四月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入食限經朔五十日空五八八三五盈歷一百五十二日五六空空三五入轉一十九日六空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空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日

五八八是閏四月月甲寅日午時月食又歩至二十年癸酉歳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氣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代皷取幣以救之則瞽奏皷等禮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

尚書釋天卷六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洪範

四五紀節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吳氏澄書纂言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朔晦弦望定月之大小是

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歷數之紀

欽定傳說彙纂天日月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歷

數也合而有五紀欽天授時此從古帝主之良法也

李氏光地洪範說唐虞曆象日月星辰與此篇之歲月日星辰曆數有以異乎曰其道一也日周天而成歲故日主歲也月會日而成月故月主月也星紀於日而成日故星主日也辰紀於月而成辰故辰主辰也步而驗諸晷故曰曆象致而綜諸術故曰曆數其施於用也如何曰日星陽也月辰陰也歲日陽也月辰陰也陽之用顯而陰之用微啟閉之節晨昏之限皆成於歲日而驗於日星是以堯命羲和啟四時辨朝暮必以日晷中星求之歲功明焉人事準焉故曰其用顯朔晦弦望若非民時之所關然於天道實相經緯故風雨潮汐之期及

凡萬物胎育之候其感皆係於月古之治曆者莫不平其三五歸邪於終立爲次舍以考交會堯更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即其事也理數幽賾故其用微觀堯典之所命禹疇之所協察而齊之以璿璣省而念之以庶徵言寡道大非後世星術之家所得傅會而增益也若夫曆數之至則周官致景之法周髀蓋天之術盡之後之追聖人之制者必深考焉

百二按此與堯典之文固無大異然堯典以曆象貫於日月星辰之上而統爲一事此以曆數列於日月星辰之後而別爲五紀亦微有異竊以歲月日星辰四者兼人事曆數則專就天事言歲者歲陽及十二

度名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黓在癸曰昭陽右歲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右歲名事有間歲一舉者則紀之以歲如祫禘朝會巡狩述職之類是也月者月陽及十二月名也爾雅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右月陽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元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右月名事有間月一舉者則紀之以月如夏小正月令所載是也日者十干十二支也事有一定之日則紀之以日如上辛上丁剛日柔日之類是也又紀事須朔必表年以首事而以月繫

歲以日繫月故先月于日與堯典異也人事有早晚而欲使人共見則紀之以星辰如農祥晨正爲耕籍之候龍角晨見爲土工之候之類是也星辰合爲一者辰以星得名龍角見即壽星也鶉火中即星張中也至於歲實之損益日月合朔之先後星辰之次度推而五星之遲疾順逆皆於歷數乎紀之蓋此五紀即周官馮相氏之所掌孔傳言星主二十八宿不及五緯觀馮相之文當以孔傳爲是吳草廬以五緯入於歷數非無見也○歷數與上四者注家往往無別東坡書傳以上四者爲授人時之歷以歷數爲占吉凶之數尚覺未穩

庶民惟星節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

朱子曰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証曰漢天文志及史記天官書並云軫爲車主風益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百二按正義箕爲簸揚之秕畢爲捕魚之物吳貢金曰小雅大東天畢毛傳云畢所以掩兎也惟然故月躔入焉則月中兎爲所掩光閉而雨降矣此特以形象求耳鄭康成云箕乃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皆從妻所好

其說亦未善益箕木名見國語注木與風其德皆爲散易巽爲風亦爲木素問在地爲木在天爲風是也畢之本位在西南坤位也坤爲土素問在地爲土在天爲濕其令雲雨故月令土潤溽暑在土旺之月即夏暑雨嘗在未申時亦以日臨坤位也朱子所謂氣類相感者與然風雨之應又非虛理所能斷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前漢書律歷志九章而九道小終一蔀按王就曆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章法十九九章共百七十一歲其月二千一百一十五其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其小餘六十三以九除之適盡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一統按九九八十一章爲一統九乘九章之日得全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三又九乘小餘之六十三共得五百六十七分以日法八十

一歸之得七日合全日共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無小餘故曰大終三終而與元終按三統之終即一元之終進退於牛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按二十七章為一會九會即三統也故日有九道陰蕪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按十九歲為一章故以十九分為法陽奇陰偶之說又是欺人語矣

後漢書律曆志賈逵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不知月行遲疾梵李梵清河人造四分曆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按此言月自本行之遲疾有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甘露二年耿壽昌奏云考驗天運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益赤道使然也又朓側匿按側匿即朒也乃由月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按月行與赤道相較之遲疾由出入赤道遠近所生月本行之遲疾乃由去地之遠近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晉志

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

百二按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本前漢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也因月五星之道出入于黃道內外兩旁因名之曰中道其寔古法日月並云九道九行即九道無二義而其說皆以著於兩漢歷志者為的葢太初三統總以九為法故分一日細數為九九八十一分劉氏傳會於黃鍾九寸者也日法以九則度法亦以九是謂日有九道月行本天最高處名孛月行遲衝孛處最卑月行疾其高卑遲疾之段又有變遷每日東移九分度之一稍强舊法為百分度之十一分九十二秒一月移三度有餘九年而周天有餘九年前後遲疾同度後漢志云九

歲九道一復是也故步月離亦以九九爲法五代王朴欽天曆一日分爲九限以步朓朒當即其遺法也此日月九道之本論也若以青赤白黑并黃道爲日有九道者爲河圖帝覽嬉鄭康成取之以注月令不知此乃繪圖家就日道一周分爲八段以五色別之隋志所謂欲明其四時之所在而已隋書天文志聖人作圓蓋以圖列宿日行旋星紀轉迴右行故圖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之所在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西爲青道日春行西陸也東爲白道秋行東陸也南爲赤道夏行南陸也北爲黑道冬行北陸也四維閒以黃道土旺四季也皆依乎時令之色雖有五名特一圜之周五色相間而已并未嘗有五

道何云九道乎其以青赤白黑并黃道爲月之九行者本劉向洪範五行傳（又見龍魚河圖等書）馬續（一作續）取之以補班氏漢書天文志（三山林氏採入書解九峯因之）夫畫作九規更相交錯者本古圖所有益以月行之出入黃道明朓朒之原也黃道交於赤道（此是天腹之赤道與所云日月之赤道不同）出入二十四度白道（此是月道之統名與八規之白道亦異）又交於黃道出入六度天度以赤道爲主而以黃白二道準之距有遠近則度有疎密斜直故本行遲疾之外別生朓朒之差作歷者因爲之累裁加減（自郭守敬改用割圓弧矢術此法遂）廢使黃白之度皆化爲赤道之度而後躔離悉協於天度而不與其法以黃白一周分爲八段每段之中

分爲九限每限之中各得五度每限黄赤之差與黄白之差皆增損九分之一故亦曰九道也詳一行九道議夫黄赤之交有定處常在二分之宿黄赤之距亦有定度若黄白之交無定方故黄白之距雖有常而赤白之距則無常也因於九限之極圖爲八規以極其變前交與後交之距皆五九四十五度但觀黄白之交與其半交之所當爲何氣之宿則知白道與赤道遠近斜直之勢矣黄白兩交之度左移每日約十八分度之一每年移十九度有奇非如日行黄道一歲可徧難以四時而定王英明云所謂立春春分從青道者非也故其圖從乎方位之色以便圖說之立名指亦沈氏謂如算法之用赤籌黑籌也出乎黄道

東方之外者以青爲道出乎黃道南方之外者以赤
爲道出乎黃道西方之外者以白爲道出乎黃道北
方之外者以黑爲道東南西北以列宿蒼龍朱鳥白虎元武爲準如就下土視之無
非出黃道南也雖有八行其實即一道之遞遷而已苟極其
數雖百十道亦不能盡其變也況九道乎且以日行
之黃道假借以合九行之目是何心也蓋即歷家深
秘其術爲此似是之說矯托緯書以亂其真耳一行
九道議比舊說加詳然不特不爲剖析是非仍游移
出入其詞使人眩目若鄭世子王英明輩竟云九道
可廢則又不知古法之自有九道非緯書之所云也
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

用西至婁去極中是也

史氏伯璿管窺外編有在天之東西南北有在地之東西南北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指在地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是指在天者言蓋東西南北在天者旋轉不停在地者一定不易此處所言惟欲明黃道去北極之遠近故也夫北極在地之北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黃道時在南方七宿中之東井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南至東井則似南距北當遠而反近冬至日去極一百十五度黃道時在北方七宿之牽牛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北至牽牛似北距北當近而反遠易至惑人東角西婁之東西則於地之東西方向無所紀故直以在天

之東西言之但欲見南北得中不遠不近義不儳乎東西也

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幷黃道爲九行也

宋書律曆志前世諸儒依圖緯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順度（按之政數右移自角亢而歷氐房交行之度左移自房氐而角亢則於右爲遲於左爲疾於右爲疾於左爲遲所謂遲疾換易不得順度也但以九規即爲九道尚是沿襲之說）

元史曆志李謙授時曆議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强以方色名之（按九道之非至此始）

鑿破惜未窮流探源銖分縷析以破諸家之惑耳 月道出入黃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揜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淺深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爲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九二百四十九

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在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踈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以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爲月道與赤

道多少之差鄭世子曰自元已前求月道者皆自黃道推之元人改從赤道求之

百二按舊本交行圖八規前後相距皆四十五度如

論其極交行以漸而移四十五度即當有四十五道

不特此也度析為分分析為秒其道更不可以數計

蓋交道之改月本天極之動也交周之行本天周之

動也故兩動東西錯行而不相紊乃明鄭世子擬於

線之纏九疑其斷而不屬殆未知古圖法意也鄭世子黃鍾曆議今書傳官本有圖為圓規者九而重疊相錯先儒所傳九道蓋如此以理論之月道如纏線于九上線道雖重然止一縷往來未嘗斷絕果如九規則斷而不屬矣

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

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皆漢歷然也每歲有差蔡氏引之亦示人以歷法大槩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百二按南至牽牛爲冬至者乃周秦以來相傳之説雖見於漢書天文志而非漢歷也葢漢時冬至日已在南斗而非牽牛矣○月令正義曰有九道河圖帝覽嬉云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東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按日行止一道不得於黄道之外更有八行又曰𪧘右移如冬至起星紀則自北而西歷南而東故從乎時令之色宜

云青道出西白道出東如從乎方位之色宜云春西從白道秋東從青道不得云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道也而正義則云日與星辰四游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在婁星之東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在角星之西篤信緯書曲爲之說注疏家大率類此幾何不令四方上下皆易位也

朱氏載堉黃鍾曆議洪範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人徒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及隋劉焯推究日行盈縮自冬至行一度五分漸減一二分至三四分以及赤道之交則正行一度從此復漸減之極於夏至

止行九十五分自夏至後其行漸增所增與所減之數相似及冬至則復如前益日行一度有餘曰疾不及一度曰遲以增虧之數相補一日止爲一度從冬至距春分以行疾而積盈從春分距夏至以行遲而消其積盈比之常度猶差前故冬至距夏至皆曰盈段從夏至距秋分以行遲而積縮從秋分距冬至以行疾而消其積縮比之常度猶差後故夏至距冬至皆曰縮段然春分前二日半已交赤道則盈二度有餘秋分後二日半纔交赤道則縮二度有餘故二分之際盈縮最多授時曆謂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要之日在赤

道之南行疾赤道之北行遲

梅氏文鼎歲周考古歷不知太陽有最高之行郭太史時最高卑正在二至難於窺測西歷自多禄某以來世有積測定最高點每年東行四十五秒每太陽平行一度高行七微半約八十年行天一度康熙庚申又改測每年行一分零一秒十微最高點進移二十八分故辛酉天正冬至最高在未宮七度零七分七秒每太陽平行一度高行十微一空四計五十八年十個月零六日奇行天一度此永年表之新率也但最高之度既改而又自有行度則每年歲寔小餘之數不必均齊〇日行盈縮細考之則春分距夏至夏至距秋分雖皆縮歷而

其縮亦不同秋分距冬至冬至距春分雖皆盈歷而其盈亦不同又且年年不同細求之則節節不同又細求之且日日不同矣其故何也蓋最高一點不在夏至而在其後數度又年年移動此太陽盈縮之根而歲寔所以消長也康熙庚申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六分辛未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十二年中共長一刻零三分（中積只十一年）壬戌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庚午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九年中共消十四分（中積共只八年）又合計癸亥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十分相較

一日零四刻一分辛未年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零五刻十四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然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葢最高移而東夏至後多占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長高衝移而東則冬至後多占最卑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多故益消其近二至處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雖亦歲移而中距皆爲平度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小之度固全在春分後半周最高衝前後視行大之度亦全在春分後半周毫無動移故無甚消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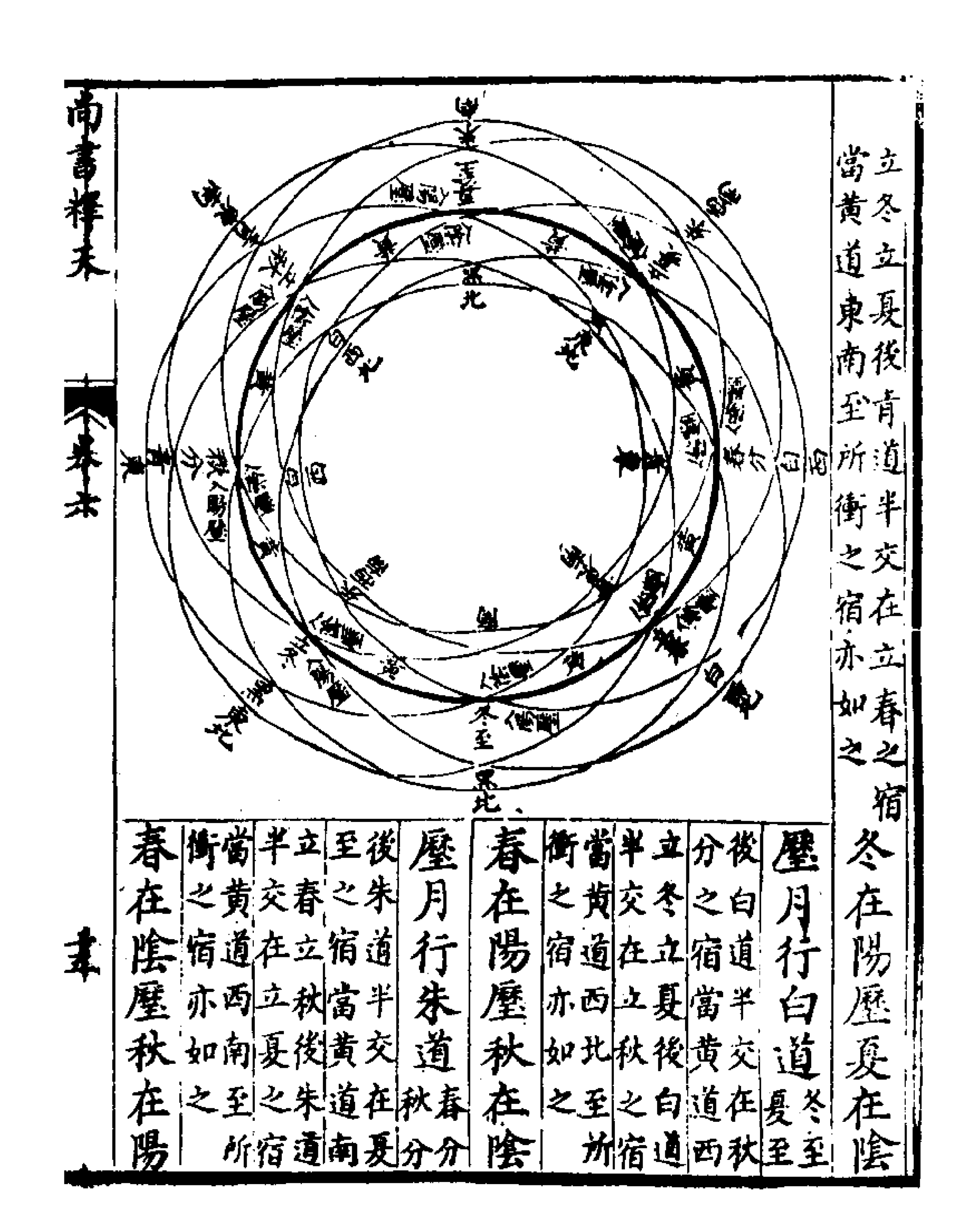
百二按今法以定氣注歷古法則以恒氣授人時以定氣步交食恒氣亦曰平氣以二十四氣均分歲周每氣各得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無長短定氣者以日行十五度有奇（今法無奇零）爲一節氣冬至前後日行疾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有餘故節氣短夏至前後日行遲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不足故節氣長二分前後半周平氣與定氣之較積差至四日有奇總之日均則度有多少度均則日有多少平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一百八十二日有奇但所壓之度春分後半周少秋分後半周多定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占一百八十

二度有奇但所歷之日春分後半周多秋分後半周少皆由日天與宗動不同心恒氣之二分在日本天平分之處定氣之二分在宗動天平分之處而人目所測在宗動天之心不在日天之心也○高卑二點在二至則平氣定氣合爲一冬夏至前後之距度均距日亦均高卑離二至而東則二至亦有平有定距度距日不能相等矣最高卑之

移為本天心之動已見歲差圖若以本輪圖詳卷四而論則為輪心與輪周之差輪心右移於本天與日月五星亦同左旋於本輪圓無不相應而心行微速故輪心已滿本天一周必再歷若干時輪周始復而輪心則已過周矣然專論盈縮則本輪與不同心圈同理論最高行則不如不同心圈之直捷也回紇土盤歷定最高行每日十微弱三百六十五日行三十大秒四十一微強比西法舊測更弱乃隋開皇已來所定之率也

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唐書曆志月行合朔所交以黃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在陰曆夏在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



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冬在陽曆夏在陰

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

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在陽曆秋在陰

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

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在陰曆秋在陽

壓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行與黃道相會按攷赤道爲朱道者恐譌於天腹之赤道也

百二按右圖與說鄒氏季友取之冠於書傳卷首者也又見胡一中洪範說而不言其所本史伯璿直斥爲妄作不知圖則由來已久沈約已云前世諸儒所作而說則詳於大衍曆文觀此則青朱白黑斷不得分配四時之行一歲一周矣鄒氏雖採取之初不辨與書傳相違之故又月行合朔所交其合朔二字直貫全文如云冬合朔而交在陰曆夏合朔而交在陽曆是爲月行青道耳今本圖說脫去合朔二字則冬之中交夏之正交不必

定在冬夏日躔之宿也是所交之宿度不明何所見爲青道乎入交在合朔則爲薄蝕惟合朔與交不常遇故不常蝕也但曆家故爲艱深寔使人難解如云於立冬冬至之宿入陰曆立夏夏至之宿入陽曆是爲青道豈不直捷乎至九道名義觀一行議自明一行篇首仍原本劉氏洪範傳之說又篇中錯綜矛盾以惑人者前後間出今爲節去

一行九道議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採以著遲疾陰陽曆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曆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曆交在

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壓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在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壓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陰陽壓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按此卽陰陽壓之兩半交也正於春秋其去

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爲限按交處兩道合爲一點故差限從此始初限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按二第限則增多赤道二十四分度之十一極九限而止數終於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按九限黃道共增多赤道八九七十二分以二十四分爲度每除之得三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强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之中矣按自二分交點至此兩道均齊皆九十一度少强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爲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

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於四準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準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壓二交之半矣按兩交前後四十五度兩半交前後四十五度黃道差多差少之分亦各得七十二以四十八分爲度毋除之各得一度有半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偕還月行交限而變遷伏相消朓朒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朱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

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遯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

故推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按天文志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爲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其圖不傳當是每圖各具黃赤二道於黃道每限作二規爲月道陰陽兩兩相背故三十六圖所謂盡七十二候者此也五日爲候在歷爲五日在天爲五度百二按舊圖諸圖錯綜披者易眩且其理未顯今省作二圖加以赤道共爲三圖○一圖爲虛線以北極爲極心者赤道也此圖平分天體非舊圖九行中之赤道也一圖周列八節之宿者曰黃道日所由也元時八節日躔之宿合于四正四維故舉以見例虛正北冬至之宿也壁西北立春之宿也昴正西春分之宿也井西南立夏之宿也星正南夏至之宿也軫東南立秋之宿也房正東秋分之宿也斗東北立冬之宿也以甲爲極心即黃極甲去北極二十四度故黃赤大距亦二十四度黃道

半在赤道內者去極近半在赤道外者去極遠日行之進退於此可參也一圜交於黃道之中以離爲極若月道也半周在黃道外曰陽壓半周在黃道內曰

陰曆月循本圈周右旋由正交而半交而中交而半交復於正交正交爲陽曆口亦爲羅睺中交爲曆口亦爲計都半交者兩交折半之處也西法陽曆口曰中交陰曆口曰正交故羅計易位至乾隆九年復改從舊法曆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謂之交終七政皆有交有周有轉三者相近不同陰陽一終謂之交遲疾一終謂之轉徧曆天度謂之周大然惟月有交轉二率而周率猶缺惟表了凡新書備列三率月交策二十七日二一二二二三周策二十七日三二一五八轉策二十七日五五四五八四周不及轉者月孛之右移也交不及周者羅計之左旋也而月本圈之樞又左旋於甲樞自離而坤而兌因月天之動以甲爲天樞也仍故兩交之距與半交所出之方時時變遷矣離甲之距大度故半交最遠之距亦六度然此乾古率言也西法則更有加減叠離爲月道定樞又有游樞周行於定樞之旁一月兩周朔望在最近兩弦在最遠故半交大距時多時少而羅計亦非平行如月圈樞在離則陽曆半交出

黃道南在星正交在昴中交在房陰曆半入黃道北在虛（方位以列宿爲主陽曆在黃道南其衡則在黃道北舊說以黃道爲主陽曆在南者其衡亦在南陰曆在北者其衡亦在北故內外之四正四離似乎易位）曆八百四十九日有奇極圜自離曆四十五度有奇至坤則陽曆半交出黃道西南自星而井正交在壁中交在軫陰曆半交入黃道東北在斗以次循天左行十八年有奇而一周（大統曆計周日六千七百九十三日四千四百三十三分）月圜樞在離去極近則月道比黃道及直與赤道所差者少（距赤緯十八度）樞在坎去極遠則月道比黃道益斜與赤道所差者多（距赤緯三十度）此多少之極其餘以漸爲之加減故月道與黃道之差有常加較赤道與月道之差則隨時隨處而

不同也

然則青朱白黑之道既不得隨四時行何以謂之有
冬有夏蓋月之晦朔弦望隨日之所在而易其方一
歲而一周冬至朔去極遠望去極近夏至反是兩弦
皆去極中春分上弦去極近下弦去極遠秋分反是
朔望皆去極中是即月行之有冬有夏矣夫日行一
遠一近物則為之一榮一瘁同一晦朔弦望而有遠
有近則其氣化之施感應之際自不可同日語矣

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

正義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

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畢則風揚沙

李氏光地洪範說漢書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温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其義比諸家之說爲長盖月爲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孫武子火攻用風而曰月在箕軫壁翼也今海濱之入候風雨者不以節氣而用弦望然則風雨之係於月信矣寒温既主於日而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云者燠寒雖繫乎日之遠近然其燠也日近而引地中之陽氣爲之也其寒也日遠則月用事因而挾地之陰氣爲之也寒燠主於日而風月故以日月言之邵子亦曰日爲暑月

爲寒此其義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欝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

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葢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與洪範相表裏也

百二按月離之宿每月必經普天共見使風雨之應畧無參差同異是人人可以預知而九州之水旱一體矣夫箕風畢雨之說今觀象玩占之書亦祖之而仍以月離宿度之時日干支生克爲主而尤占雲氣則如經傳之言特其大畧耳或曰日月但經宿度不入宿中如入宿中既以所好而應此尤不然如畢距黄道緯在四度以内月行有時入宿中矣箕距黄道

緯在六度以外月行雖黃道緯極遠不過六度月安得入宿中若漢志云失中道而入宿中者無此事也

附析疑四條

張稚讓揖博雅一作廣雅月行九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交於房二度中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二交於七星四度中按張氏原本洪範五行傳而加詳更自矛盾既云青道二並交於房二度已合爲一規矣何云二道立春至春分壓四十五日並交於房二度則交行不退矣立春何以驟移於七星四度耶又云四季之末還從黃道夫月行於黃道十三日有奇輒一交何待四季分明又以日行爲月行也

許益之尚書叢說曰君象月臣邑從不敢當道朔望常與黃道異迮兩弦乃二道交處春秋望行日道外朔行日道內冬夏望行日道內朔行日道外按朔策爲二十九日有奇交周爲二十七日有奇不及朔二日三十一刻八十三分有奇（據大統）所謂交差是也故兩交與兩半交或在朔望或在兩弦或并不在兩弦朔望初無一定或在日道外或在日道內四時亦無一定也

沈存中筆談黃道內外各四與黃道而九是以四規分陰陽壓爲八也按圖作八規不過就九限之極規之以見大意省作四規亦無不可乃必强分內外以

足九行之目是又生一障礙矣又章本清圖書編有云朱道陽歷在夏至日躔之南乃南之南也名外朱道陰歷在冬至日躔之北爲内朱道在北而曰朱者冬至屬子若冬至日躔伏於地盤子位則月在黄道之上凡地以下爲北上爲南故曰内朱道乃北之南也其解四道之名穿鑿類如此以明白坦易之事幾適入魔道又遷足爲沈氏所嗤矣沈氏曰每段以名之以別其位而已如算法之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史文璣管窺外編尚書鄒氏音釋篇首有九道圖其説皆有可疑處夫洪範日月之月則有冬有夏傳文先説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下文自中道者至去極中

一段是說中道自九行者至併黄道爲九行也一段是說九行下文自日極南至於牽牛至則爲春秋分是說日一年就中道上如此行自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至立夏夏至從赤道是說月一年就九道上如此行此二段是兼論日月故結之曰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今此專圖九行而圖說亦專論月而亦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爲圖說之結句此圖此說何嘗圖黄道之狀日行之序哉按結句誠後人附綴之誤然所以誤史氏不知也圖內居中一規周列八節是即日行黄道之序矣何云不及黄道之狀日行之序九行之黄道即日行之道非月行又自有黄道也況傳文出黄道東西南北是分黄道爲四段以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之方位而定其

東西南北其青朱白黑之名不過因春夏秋冬之所從及八道所出之方而定其色初不以青朱白黑之所經而互爲東西南北之方位也圖乃因青朱白黑有此出彼入之異而內外互爲東西南北豈黃道外是東處亦內是西內是北處亦外是南如此不同耶此其可疑一也按出黃道半交當南方之宿則入黃道半交必當北方之宿固是然圖說是以毎段黃道爲主而命其東西南北非以北極爲中而命其東西南北也又順四時之序則但注立春春分於青道所出之方注立秋秋分於白道所出之方可也今此圖注春於西注秋於東注夏南冬北之次不同豈當然之序耶此其可疑二也按以五行方位而論則東方爲木於時爲春西方爲金於時爲秋以日躔而論春分日在西方之宿

之姿故注春於西秋分日在東方之角故注秋於東不可以夏南冬北之法例之也且月行青道只在立春春分二節又何以有冬入陰夏入陽之時青道與冬夏有何相干此不過作圖說者不思月只一月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不得其義而妄肆臆度故致此誤此其可疑三也按史氏不知交行乃十八年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故不得其義

升菴外集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弟子傳有子事載此

文而刪月離陽離陰節益深有意作傳之旨本以見
有子之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亦蘊藉按交行
每月僅三度有奇故月離之宿有連月在陽壓或連
月在陰壓者若以陰陽壓占之又是刻舟求劒矣此
等殆出後人傅會史記刪之是也升菴但以文法求
之淺矣

尚書釋天終